

〔明〕張  
夏咸淳

岱著  
輯校

# 張岱詩文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增訂本

〔明〕張岱著  
夏咸淳 輯校

# 張岱詩文集

增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岱詩文集(增訂本) / [明]張岱著;夏咸淳輯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1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462-9

I. ①張… II. ①張… ②夏…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明代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54041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張岱詩文集

(增訂本)

[明]張岱 著

夏咸淳 輯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9.5 插頁 8 字數 444,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462-9

I·2877 精裝定價: 78.00 元



張岱畫像

政與同芳香敢過此園此老學灌園香臭詞握真固吾此

胸此下南瓜榮畦前此樹嫩身分天氣稍乾封此盡頭且

晚運此獨呼此禱子此未此薄此良此其此駕此鈍此擔此重此力此不此加此進此

跼此不此盈此寸此老人此氣此復此雄此挺此身此仍此自此奮此常此聽此野此心此

言先農有遺訓日夕此喜此自此香此為此圃此亦此何此恨此

寒夜聞霜鐘和盧星亮韻

驟鐘深手明明戒香齋出孤步今夜靜磴光薄舌高舌

雁語萃荒雞迷古漏懶婦補秋砧檀吃頻添

張子文批卷之一

陶菴張岱著

白嶽王兩謙評

雪瓢祁豸佳較

序

石匱書自敘

已見史才

起世之  
論非真  
能為史  
能為史者。能不為史者也。東坡是也。不能為史者。能為史者也。弇州是也。弇州高擡眼濶開口。

難馴之  
能言之  
易鍛之  
字便不  
易辨

此中大  
有身分

其四 足銘是讚古與英常

有松斯彫。有梅斯剛。昔則蔚蒼。今則茁葉。龍性  
難馴。鸞翮易鍛。傲骨尚存。忍霜耐雪。

其五

維沼有泥。維園有畦。即此已見。經濟泥灌畦。蔬則肥。水澆  
泥薄。始可以魚。旁通小渚。以菱以渠。

其六 寄傲甚遠自是西山風骨

厥蔬維何。冬松夏瓠。味含土膏。氣飽風露。藟食

瑯嬛文集卷之一

序

陶荈張岱著

石匱書自序

超○世○之○論○非○真○能○史○者○不○能○爲○此○言○能○爲○史○者○能○不○爲○史○者○也○東○坡○是○也○不○能○爲○史○者○能○爲○史○者○也○弇○州○是○也○弇○州○高○擡○眼○濶○開○口○飽○蘸○筆○眼○前○腕○下○實○實○有○非○我○作○史○更○有○誰○作○之○見○橫○據○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復○能○佳○是○皆○其○能○爲○史○之○亦○應○心○折一○念○有○以○誤○之○也○太○史○公○其○得○意○諸○傳○皆○以○無○意○得○之○不○苟○襲○一○字○不○輕○下○一○筆○銀○鈎○鐵○勒○簡○鍊○之○手○出○



蘇東坡曰俗傳

書生入巨庫見

錢不識或怪而

問之生曰固知

為錢但怪其不

在紙裏中耳

予偶讀此

去來詩

幼雅用空至詭

並微案乃知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資烟火裁通旬日已未始念飢乏

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

哉

弱年逢家之老至更長飢菽麥寔而美孰敢慕

甘肥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

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未何足

即嚴昌也

## 前 言

### 一

張岱一名維城，字宗子，石公，天孫，號陶庵、蝶庵、古劍老人、六休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祖籍四川綿竹，常自稱「蜀人」、「古劍」<sup>〔一〕</sup>。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年諸說不一，有六十九、七十餘、八十八等。溫睿臨南疆逸史、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皆謂「年八十八卒」，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有張岱八十八歲時所作修大善塔碑可證其說<sup>〔二〕</sup>；商盤越風則以為卒於九十三歲，即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折中八十八、九十三歲二說，或在九十歲光景。

張岱是明清之際一位多才多藝、著述等身的文學奇才、文化巨匠。他是絕世散文家、詩人、詞人、曲家，又是園林家、音樂家、書法家、收藏家、美食家，通曉天文、曆法、輿地、醫藥、文字、音韻、經學、史學。平生于前代博物學家最服膺晉代張華，于史學家最景仰漢代司馬遷。史學是山陰張氏世傳家學，自張岱高祖天復以下幾代人都有志于續述史漢偉業，「思附談遷」，「欲追彪固」<sup>〔三〕</sup>，及張岱之身竭其三十年之力，始完成明史巨著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

明清易代之際，大家輩出，群星燦爛。張岱所以能够躋身其中，除了個人稟賦和家庭教養外，還因為

他早年深受晚明城市繁華氛圍和文化新思潮的浸潤洗禮，隨後便備嘗國破家亡血與火的烹煉，又長期接受浙東傳統學術和士習民風的影響，正是這些綜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這位文藝奇才、博學鴻儒，並最終使他實現了自己平生所仰慕追求的大節義、大學問、大智慧的人格理想。

## 二

張岱出身簪纓望族、文獻世家。高祖天復、曾祖元忭、祖父汝霖皆舉進士，而且學殖富贍，文章精雅，皆有著述行世。天復有鳴玉堂稿、皇興考、廣輿圖考、湖廣通志。元忭隆慶五年（一五七一）狀元及第，官至翰林侍讀，是明代理學名臣，稱文章巨公，有不二齋文選、皇明大政記、讀史膚評、讀尚書考、紹興府志、會稽縣志、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閒漫筆。汝霖有斝園文集，性喜蓄書，造園亭，又好戲曲，置家養戲班。岱父耀芳精熟舉業，研習四十餘年，目眊精衰，猶孜孜不休，但屢試不中，僅以鄉試副榜謁選，授山東兗州魯藩長史，後攝嘉祥縣令，不久便解職回鄉。他也酷好園林、戲曲、音樂、收藏，且揮霍無度，暮年竟至「身無長物」<sup>〔四〕</sup>，從此張氏這支宗脈漸漸露出式微的跡象。

憑藉家庭的厚業世澤，張岱的前半生是在繁華、享樂中度過的。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生活培育了這位紈袴子也是文化人的廣泛興趣愛好和諸般才藝，他坦言：「少爲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sup>〔五〕</sup>吃穿玩樂，備極奢華，又樣樣在行，件件求精。他和許多晚明文人一樣，

視「歲月如花」〔六〕，「生平貪戀光景」〔七〕，珍惜個體生命，熱愛美好人生，耽樂世俗繁華生活。對他們來說，物質享受不僅在於滿足物欲需求，還包含精神愉悅，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往往交織在一起。他們懂得生活，也會生活，生活與美、與藝術乃至學問密切相關，故而吃能吃出文章、學問，玩能玩出名堂、藝術。比如飲食，張岱自詡「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爲口腹謀」〔八〕。非止於滿足口腹之欲，還能精細地感知各種食品色香味形之美，發爲妙詩妙文，又研讀古今食譜、食典之類書籍，對其祖父張汝霖《饗史》加以精簡修訂而成老饗集一書，使飲食成爲一種學問。張岱嗜茶，自稱「茶淫」，深知茶理，對種植、采摘、製作、保存諸事瞭若指掌，辨色、辨味、辨產地、辨水泉，皆精絕入微，使當時著名茶道專家南京 閔汶水歎爲知己：「余年七十，精飲事五十餘年，未嘗見客之賞鑒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無出客右。」〔九〕所著茶史與老饗集正可配對爲姊妹篇。對「小擺設」即金銀銅錫、玉石、竹木、陶瓷等工藝製品，也都喜愛，親之若「故友」，收藏既富，更善鑒賞，能從珍珠玩奇器中發現「厚薄深淺，濃淡疏密」之藝術妙理、美學意蘊〔一〇〕，並由衷贊美製作工匠們的高超智巧。物質與文化生活的豐富體驗，興趣的廣泛性與才藝的多樣性，對成就像張岱這樣的個性發展比較全面、創造活力旺盛的作家，具有重要意義。

「余少愛嬉游，名山恣探討。」〔一一〕性耽山水，愛好旅游，這是明代中葉以來，特別是晚明時期，非常流行的士林風氣，出現了一個跋涉山川、搜探奇險而集旅行家、地理家、文學家于一身的士人群體，王士性、徐霞客、曹學佺、謝肇淛、陳第、張燮、袁宏道、王思任等都是一代聞人。張岱之游，論足跡所至不如以上

諸人廣遠，但有自身的特色，其游興、游足的方向、地點主要在城市尤其是江南繁華都會，且以游玩觀光爲主要目的，故稱「嬉游」。粗考其旅游路線，從縱向看，沿南北大運河一線城市群落中之名都大邑大都游覽過，如今日浙江之紹興、寧波、台州、杭州、嘉興、湖州、江蘇之蘇州、無錫、常州、南京、鎮江、揚州、淮安，還有上海松江〔二〕，安徽蕪湖〔三〕，以及山東兗州、泰安等地。其游多集中於江南都會，留居時間最長的，除故里紹興外，當數杭州了，西湖柳洲亭一帶有他祖父建造的別墅〔四〕。其友王雨謙《西湖夢尋序》云：「張陶庵盤礴西湖四十餘年，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庵之獨悉。」對蘇州、揚州、南京、鎮江等名城也曾多次作深度游。這些城市群落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社會思潮活潑開放，那綺麗的湖光山色，豐厚的歷史人文積澱，新奇炫目的世俗風情，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像磁石一般吸引著「極愛繁華」的張岱，使之心醉神迷，就像著了魔似的。以至社會經過天崩地裂的大震蕩大劫難，將這一切震得七零八落，花隨水流之後，他還念念不忘，津津有味地咀嚼如烟往事，時常見諸夢寐，「無日不入吾夢中」〔五〕，故其文章常寫夢境，書也「率以夢名」，如夢憶、夢尋云。張岱對晚明城市文明、世俗生活和市井人物的一往情深和深切瞭解，是當時許多文人學士難以企及的，明乎此，也就差不多把握到張岱所獨具的靈奇思致、絕妙文筆背後的「脈性」了。

張家的榮顯未能延續下去，到張耀芳這一代已現衰象，舉族都把重光門庭的厚望寄託在張岱這個嫡長子身上。憑他的學問文章、天賦才能，且「少工帖括」這許多優勢，本以爲可輕取功名，誰知竟屢試不第，年屆四十猶沉淪諸生間，所遭科場厄運較其父更甚。少時「功名志急」，總想「一鳴驚人」，一飛沖天，

到頭來還是鍛羽泥塗。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對明季黑暗現實、腐敗官場，對科舉制度的弊端，有了清楚的認識。他痛憤天下才士多遭壓抑而不獲拔識，「世間珍異之物，為庸人所埋沒者，不可勝記」<sup>〔二六〕</sup>；痛悼亡友「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貧病相尋」，「徒阨塞終身」，「鯁咽以死」<sup>〔二七〕</sup>；滿懷憤世嫉俗之氣，借一齣喬坐衙雜劇「譏刺當局」<sup>〔二八〕</sup>，把矛頭直指昏憤貪腐的當朝權臣。腐朽的明王朝在農民軍和後金的夾擊下節節潰敗，而對廣大民衆剝削愈厲，以致民生凋弊。張岱已經感覺到朱明氣數將盡：「遼東一破如潰癰，強蠱流毒勢更凶。民間敲剝成瘡痍，神氣太洩元氣疲。」<sup>〔二九〕</sup>他有經世濟民的抱負，却被拋棄，「志在補天」<sup>〔三〇〕</sup>，徒成空想。將何去何從？是繼續耗費生命去賭舉業，還是專注於文藝與學問，追求稟性之所好？他正面臨人生的一次關鍵抉擇。時在四十歲前後。當友人祁彪佳向時任寧波推官的李清為他申訴科場「屈抑」，並請從中斡旋，終於無效後，張岱乃絕棄科舉功名，決意不玩八股這「勞什子」了，收視反聽，專心致志於自己愛好的事情。一方面，仍然盤桓江南名都劇邑，觀風俗，察人情，訪勝跡，賞山水，廣交名士畸人及各色市井人物，悠游於文學藝術之林；另一方面，潛心研究學問，發奮著書立說。年及五十，業已或基本完成的著述約計十餘種，如古今義烈傳、四書遇、史闕、奇字問、詩韻確、茶史、老饕集、評和陶集、桃源曆、曆書眼、皇華考、陶庵肘後方、續博物志等，修纂明史石匱書的大工程也已持續多年。其書涉及經學、輿地、曆法、文字、音韻、文學、藝術、醫藥、飲食等多種學科，凸顯了宏富博洽的雜家特色。他是博學家，也是專門家，尤邃史學，用力最勤，成績最著。張岱前半生所取得的這些文藝與學術的成就，從人生觀、價值觀方面探究其因，是他接受了晚明文化新思潮的浸溉，在盛年遭遇科場失敗之

後，即迷途知返，擺脫了唯以科舉功名爲人生奮鬥目標的價值觀的束縛，更加注重發展個性之所好所長，沉醉于藝林學苑，敬其業而樂其事，因而有了許多創獲，而後愈見輝煌。觀乎晚明文化領域諸多精英大率如此。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師大舉進駐北京，成爲中國新的統治者，明年擊破南京福王小朝廷，第三年攻陷紹興。是年張岱適逢五十歲，國既破，家亦亡，成爲他人生的轉捩點，由富貴繁華的前半生轉入貧困淒涼的後半生。自爲墓志銘云：「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他面臨更加嚴峻的人生抉擇和生死貴賤的考驗。以他的學問文章和家庭影響，若剃髮變服以事新朝，可望獲取功名利祿，重振祖業，但此種行爲與其素來景慕「義烈」的性格冰炭不能相容。他曾想以死殉節。目擊包括自己親朋在內的抗清義士，臨難不屈，或絕食，或赴水，或投繯，慷慨赴義的悲壯事蹟，每每悲痛欲絕，覺得生不如死，夢憶序云「作自輓詩，每欲引決」，但最終沒有。因爲：其一，基於對朱明覆亡後時局的清醒認識。清人人主中國，宣告明朝的滅亡，被擁戴的明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幾個小朝廷，依然腐敗，而且互相對立，一盤散沙。張岱將南明諸王譬爲一團觸手即碎的腐肉，「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萬不可得之數也」<sup>〔一〕</sup>。大勢已去，天柱已折，縱有「補天」之志，也不可能挽天河於既倒了。「臣志欲補天，到手石自碎」<sup>〔二〕</sup>，「志欲補天，而天如瓊璇，練石在手，則亦奚益哉？」<sup>〔三〕</sup>輕易爲之殉葬，於國於民都無補益。其二，基於對節義的通達理解。他在石匱書一篇總論中這樣表明自己關於生死節義的觀點和遭逢明亡

而不殉死的理由：「夫義者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可以無死，雖不死，而人不得責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謂之義也。余一生受義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饑寒，一生以此貧賤，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為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於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於不能死之上。千魔萬難，備受熟嘗，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於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得，更難於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sup>〔二四〕</sup>明辨生死之際，曲訴隱忍之衷，大義凜然，大哀殊深，直令彼貪生怕死，賣身求榮，「峨冠大纛者」，慚汗無地自容，亦令「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者」<sup>〔二五〕</sup>，於九原之下知有所愧。其三，基於對修纂明史石匱書的文化擔當。修纂一部完整精覈的明史巨著，不但是張氏三代人的家族宏願，也是明代史學界的共同期盼，及至明亡，更成了遺民們寄託故國之思，總結前朝盛衰興亡歷史經驗的一大文化工程。張岱自覺地擔當起家族和時代賦予的歷史文化使命，多次表明所以遭易代滄桑之變，忍受貧困傷痛而不死，就是因為石匱書還未修成。夢憶序云：「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和輓歌辭云：「但恨石匱書，此身修不足。」基於上述原因，張岱沒有貿然自殉以明節義，而是選擇存活下來，繼續未竟的事業，並始終保持堅貞的氣節。這樣就要承受貧困生活的煎熬和折磨，甚至突如其來的政治迫害，不但是一己，還要連累全家，不是短期陣痛，而是長期受難。又歎為修石匱書所受磨難和傷痛：「古來作史無完人，窮愁淹蹇與非刑。石匱書成窮徹骨，誰肯致米周吾貧？」<sup>〔二六〕</sup>



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六月，清兵臨紹興，張岱攜一子一僕藏于城郊越王嶢古寺中〔二七〕，僅兩月就暴露了身份，隨即逃亡至嵯縣西白山，「風雨淒然，午炊不繼」，明年七月，潛至城外項里〔二八〕。順治六年（一六四九）秋，始回城中，而故宅已經廢毀，田園荒蕪，多屬他姓，「昔有附郭田，今不存半畝。敗屋兩三楹，堦前一株柳」〔二九〕，於是租下諸氏快園廢址，「敗屋殘垣，稍爲補葺」〔三〇〕，以爲一家二十餘口棲身之所。二十年後，快園讓於兒輩，自己復遷居項里，直至終老。這四十年間，主要靠他來維持一家二十餘口（後分家減爲十八九口）的生計，苦苦支撐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大家庭，「攢食一老人，骨瘦如雞肋」〔三一〕，年近七旬還得幹「舂米」、「擔糞」之類又累又髒的活兒。其生計之艱，家累之重，苦日之長，在學者文人中是很少見的，但他的精神意志沒有被壓垮，被摧毀，相反，窮且益堅，困而彌勁，著述更加勤奮，「傲骨尚存，忍霜耐雪」，「沉沉秋壑，夜半一燈」〔三二〕。他的幾部不朽的代表作，如詩文集瓊嬛文集、隨筆陶庵夢憶、地理游記西湖夢尋、類書夜航船、經學四書遇、筆記快園道古等均成於此時。最令他欣慰的是，寄託著家族和時代厚望，凝結著自己近三十年心血的石匱書，在他五十八歲那年（一六五四）終於告竣，緊接著又修石匱書後集，數年後亦告成。此後仍筆耕不輟，八十四歲編成瑄朗乞巧錄，此書旨在弘揚智慧，啓發「愚蒙」，「以濟時艱」，流露了「八十四老人」的一片拳拳摯愛之心。更令人驚奇的是，以八十八歲高齡撰成修大善塔碑這篇「金聲玉振」的駢文。作者借演說佛法以顯越城形勝，宣講事理人謀，表現了此老對公共事業和地方建設的關心和支持，思想的活潑，意志的堅毅，建言的精到，豐富的想像力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都讓人感到驚異。